

一个人一座城

故乡是历史记忆、文化认同、情感归属的重要载体，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。其内涵既包括地理上的连接，更指向精神上剪不断的根脉。这座“心中的城”在哪里，万千牵挂寄托在哪里，个体生命才得以成为不同于别个的存在。

——编者



牛红旗以西海固人文景观为题材的摄影作品

西海固，西海固的故事便是我的故事。

事实就是这样，外婆埋在祥龙山下，母亲遥望着祥龙山，我心里装着祥龙山。

我和西海固那些默默无闻活着的人一样，不怨天，不怨地，没什么大的奢求，但我们都知道惜疼。我们怜惜如今风调雨顺、安泰自然的生活，疼爱每一个贴己的老人和孩子，珍重和尊重每一寸绿了又黄、黄了再绿的光阴。

西海固——滋养我精神生活的清泉，如我的母亲，与我生命相伴，与我的写作和摄影血脉相连。

（作者简介：牛红旗，宁夏固原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。第二十一届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。出版有诗集《地面》，摄影散文诗集《失守的城堡》，长篇非虚构《七沟十八弯》，散文摄影集《疼水·我的西海固》等作品。）

我与西海固

牛红旗

进入中年后，我每次感到困惑时总会坐下来托腮静思，在午后或夜晚，会情不自禁回忆起一些过往的人和事。想着想着，脑海中便会浮现出一座山峰——六盘山的别峰祥龙山。随之，我便打起精神，整顿思想，接着没干完的事情继续往下干。

或许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一座山峰吧，在我内心，六盘山就是西海固人的靠山，而祥龙山却是我的主心骨。

祥龙山，坐落在固原城正南方，只要天气晴朗，抬眼就能望得清清楚楚。

外婆家住祥龙山下，回想起6岁那年，我跟着姨娘和一群同龄孩子上山挖野菜，我们边挖野菜边玩耍，不知不觉就爬到了山顶。记得山顶上风大，我们迎着风这边望望、那边看看，欢乐至极。因为太欢畅，下山时疏忽间我被半山腰一条黑刺根挡倒，一个跟头溜滑下山，让草枝碎石挂破了衣裤，划伤了手脸。姨娘和伙伴们搀扶着我回到外婆家，在炕上躺了三天才坐起来。从此，外婆再也不许我上山去了，说，你只顾着玩高兴，心里啥事都没有，从来都不看脚下，我怕你再去还会摔跤栽跟头。外婆的话还清晰如昨天所说，但她老人家已作古多年。

如今我每天乐于观望着母亲的一举一动。感觉母亲特别像当年的外婆，走路不紧不慢，边走边念叨，90多岁了还操心着我的日常生活，让我把衣扣扣整齐，把头发梳光溜，叮嘱我无论干啥心里都要有根本，不要生闲气，闲下来没事不看书就多看看南边的山。

她养成了习惯，每天都要去院里转一转，站到豁亮处往南边望一会儿。不情愿地让人扶着，有时连拐杖都不拄。

有一件事我非常奇怪。我每次去附近乡间走访，她只是叮嘱我早点回来，让我记住别只顾着忙忘了吃饭。可每当我出远门时，她总能提前预知，我还没出门她就问我啥时候回来，安顿我开车走慢点，不要喝酒，晚上早点休息。而且，每次我刚一进门她就能准确地说出我外出的天数，问我外面下没下雨，天热不热，累不累。若是冬天的话，她会告诉我这些天祥龙山上是堆满了云还是落了雪。

看着母亲这样子，我心里常常泛起热潮，会出现一种错觉。仿佛我还是那个懵懂无知的孩子，还会一不小心从山坡上滚下来。然而，现实是我走得再远也会回来，忘记了什么都忘不了回家。

自从我爱上写作和摄影后，这里的一切在我的眼中都是那么的多情。无论笔尖或是镜头，总会流出我对西海固这块土地的眷恋。我时刻关注这里的自然生态或是人文生活。

有段时间，我觉得西海固只不过巴掌大的天地，已有那么多作家与摄影家在记录和创作，再没什么可挖掘了。我准备放弃，试图把目光转向别处。可经过一段时间尝试，我的感觉是，每当视野中有一座山峰出现，我就会想起六盘山，想起祥龙山，每遇见一条河流，我就会想起清水河、泾河与葫芦河。与人交流，我竟然一张口就会情不自禁地谈起西海固，谈起西海固的过去和现今的变迁。而且除了西海固，无论是写出来的文章还是拍摄的照片，怎么看都不像是我的作品，都像是抄袭来的。

拿《疼水·我的西海固》来说，朝前一步是“疼”，书中所有人的面孔，都是我熟而又熟的。他们的惆怅与欢喜我看在眼里，装在心中，他们的情绪如我的情绪，表情似我的表情；我会不由自主琢磨他们擦拭农具时的心情，想搞明白他们给牛添草时的企望，仿佛已经体会到了他们送女儿出嫁时的不舍和埋葬老人时的哀伤；沟畔的柳树与杏树，我知道它们是如何历经风风雨雨长出来的；从老窑到土屋再到砖房，我眼瞅着人们如何一步一步走过来；入村的小路，我走进去时是土路，走出来时变成了水泥硬化路。退后一步，西海固便是我的

老街长巷：穿越历史的回响

朱建霞

无数次想象脚下正踩着一段古老的历史，抬眼看到的却是升腾起现代化的烟雾。



利津黄河滩区风光

终于踏上走往老街长巷的路。

柏油路拐一个弯，车停下。

高大的牌楼下，从村头向北俯瞰，一眼望不到边的老街长巷，盘根错节，都是时间的根须。

初冬，暖阳含蓄、亲切。古意盎然的十里“老街长巷”，少了想象中的川流不息，人声喧哗。静下来的街道上，凝结着黄河滩水汽的润朗和清甜。

顺着长巷往历史的深处游走，老街老巷的每一个褶皱，细细搜寻。讲解员的声音清脆响亮。一行人每一处都听得仔细，看得认真，眼睛不放过任何一处可以透露老街秘密的墙壁或些微许文字，试图于其中，破解被时间啃食掉的老街长巷的痕迹，细细品味今日老街的岁月静好。

作为利津的文化印记之一，老街长巷不仅是利津的标志性文化旅游景点，也是利津独具特色的非遗民俗艺术主题商业街、利津非遗艺术传播中心，是利津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之后，政府惠及利津人民，普及大众文化的民心工程。

穿梭在老街长巷，高大的牌楼，牌楼上浓烈的色彩，以昂扬的气势，桀骜的姿态，迎接来自四面八方宾朋。

“非遗文化馆”几个字沉重厚实。历史肯定偷偷藏在非遗文化馆大厅或某个角落。于是，毫无疑问，我们迈进文化馆的大门。

泛黄的家堂轴子凝结着一个家族的血脉和情感；历史浓缩在一张张发黄的纸上，浓缩在一张张饱经沧桑的画像上，浓缩在散尽墨香的大字中。

元朝、明朝、清朝、民国，从一张张家堂轴子走过，留下无尽感慨。

用散糙的高粱刮去高粱糜子上的壳，做成的苕把靠在墙角；喜良缘居的大花轿和质朴原始的木制独轮车身披红花，洋溢着丰年人丁兴旺的喜庆。

进一步，在一大堆农具中，我竟找到了童年的美好

和无限感慨。

稻谷脱粒的板桶，铁锹、锄头、木叉、铧犁、簸、筛子及各式各样的农具，承载了差不多农耕时代的全部历史，这些历史勒在农民的肩头，沉重且冰冷！与簸箕、筐箩、桶、石磨、石碾、碾子等碾出的农民的生活，贫瘠、坚硬。我的童年曾经安放在这样的农具和生活用具中，让我尝够了苦涩的滋味。

传统手工坊的手织布机，老门店里的地方酒、南岭豆腐、北岭丸子、炒蟹子、民间小吃“煲其子”等，带着原汁原味的烟火气和淡淡的暖意扑面而来，这些东西同样也藏在我记忆的深处，让我对童年的时光，有了些许的怀念。

而今，当贫苦只存在于回忆，除了感慨，更多的是对改革开放的感激，吃水不忘挖井人。

高亢明亮的黄河号子、传统乐器老扬琴，声腔透露出的婆婆迷离，托起乡村的精神生活，于是，我想，古代也能写出“东篱把酒黄昏后”的浪漫。

“观罢了纱灯我就观古画，东梁上挂古画爱坏人……”长长的戏曲唱腔，如一缕炊烟，袅袅亭亭。清脆的扬琴声音，托着唱腔以一种平展的、流动的、鲜明开阖的姿态，在久违的安然中漫漫、漫漫，又蓦然奔向新的前方，交付给辽阔的河流和海洋。

戏者高亢的唱腔钻进每个人的耳朵，老扬琴贴着耳膜飞翔，时而如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清脆，时而如流动的山泉潺潺，在裹着秋光的黄河平原上显得如此突兀、明亮、耀眼，好像一不小心就碰撞出心海迷人的浪花。

顺着这戏音寻去，村口的二层老戏台上，一着红衣的女性村民在唱《秦雪梅观画》的戏，声音里灌满了生活的安稳和富足。

老扬琴戏曲是利津历史悠久的说唱艺术，农闲时，是利津老百姓的主要娱乐活动之一。近几年，随着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村民们演唱扬琴的兴趣越来越浓，政府在此基础上，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投资兴建了戏台。戏台建好，成了老街长巷的一道亮丽风景。求知求富求乐，那些原本以务农为生的戏剧爱好者，闲暇之际，由农田的劳动主力转身成为戏台上的主角，老戏台，使得百姓真正成为群众文化活动的参与者和受益者。

粗犷豪放、节奏铿锵的号子声，一下盖过戏台上女子的声音，却是喇叭里放的。一问才知道，这是黄河号子。

黄河，是利津境内唯一一条大河。据史料记载，因为黄河多次决口改道，光绪末年，陆路兴起，水运的重要地位逐渐消失，黄河号子失去了固有的依托环境及原有功能，但它那根棒一样坚硬粗壮的音调，却始终是利津人割舍不下的情怀。我想，那委婉动听的戏曲是缠绵悱恻的日子，而黄河号子就是利津人与大自然不屈不挠的抗争。

又一种声音响起，这声音不是戏音，不是号子，却依旧动人心弦。

“拜别多娘做新娘，红袄红袄红嫁妆，沿看河岸过村庄。一路颠，颠得俺心头小鹿撞，一路晃，晃得俺心儿直慌慌。听说嫁了个好后生，猜呀，猜不出究竟啥模样。新娘子，别着忙，翻过了堤坝就拜堂。……”伴着喜庆的大红剪纸，婚嫁民谣把黄河岸边色彩斑斓的生活场景鲜活呈现，好像黄河流淌千年的风雅，波涛滚滚的黄河水也挡不住黄河女儿对幸福生活的憧憬。

最美是人间的烟火味。在古香古色的民俗馆里，我得知，因为这里临河临海，便利的水陆交通和天然条件让永阜镇成为从事煎盐人群的聚居地，永阜盐场随之应运而生。

在清代留存的180多年时间里，永阜盐场始终是山东八大盐场之首。在即将并入黄河的大清河两岸，遍布着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大盐灶，附近的铁门关码头，装卸货物的号子声抑扬顿挫，此起彼伏，呈现出一片热闹景象。

周边定居人员不断在大清河东岸的永阜盐场附近抢占高岗安家，取名“南岭子”“北岭子”，随着人口不断增加，逐渐形成分散村落，因呈带状分布，老街长巷由此形成。

老街上有个传说：“童丘七百七、滩县八百八，不如利津县一个东北角（读jia）”，见证了当时这个地方的繁荣程度。

清朝后期，因为黄河改道，永阜盐场被黄河水多次浸灌，以至于滩池全部被淹，历经700余年的大盐场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唯有南岭子至北岭子这片商业高地越拉越长，形成了蜿蜒十里的“长巷”。

盐窝镇老街厚重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，越来越得到政府的重视。为保护老街、传承文化，利津县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社会参与运作模式打造老街，把这个被人遗忘的地方打造成为集休闲、游览、体验、购物为一体的乡土民情旅游地。老手工、老技艺、老作坊等非遗文化沿街落户，点缀了最地道的利津生活的老味道，打响老街文化品牌，提高了老街长巷的文化品位，改善和提高了当地村民的物质和生活质量，集“游、观、吃、购、娱、住”为一体的老街长巷再现昔日繁华。

现在的老街长巷，以无形的气场吸引着游子的回归和远方的游客。

老街长巷，一抹抹记忆书写了这片土地的年轮，也见证了利津人对黄河滩这片土地的坚守。

一条老街，一河历史，一方韵味。没能够亲历600年前老街长巷的辉煌，今天，却在老街长巷发展的巨大的变化里，看到了黄河滩生生不息的生长力量。

（作者简介：朱建霞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山东省作协全委会委员，潍坊市首届签约作家，潍坊市政协特约文史委员。有作品在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《诗潮》《散文选刊》《文艺报》《城市地理》《齐鲁晚报》等处发表。）

巴山的春天

冯俊锋

在北京出差，正好立春满月，动身前巴山已是满目春色。想不到眼前的北国依然是千里冰封的景象。我想，千里之外巴山该是春意正浓吧？“万树江边杏，新开一夜风”，微信朋友圈里，艳阳下一个个桃红柳绿、姹紫嫣红的世界，婀娜柳枝如一双巧手，几天的光景就染



大巴山风光

绿整个巴山。

北京的3月与春天仿佛没有多少关系。风，从胡同里斜刺刺地紧一阵慢一阵涌来，“威风凛凛”，给人刀割一样的感觉。西直门外，早晨迎接我的是一夜寒流和冷月，凝结在玻璃窗上的霜花满含“春天还会远吗”的期待。拉开密不透光的窗幔，阳光映照在不远的高层建筑上，明亮而高冷。阳台上几株迎春花，正孤独地料峭在晨风里，迎着朝阳绽放出几朵鹅黄的花朵，这才猛然惊醒，北京晚于巴山的早春已悄悄来临。

大巴山作为嘉陵江和汉江的分水岭，是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的地理分界线。我的老家就坐落在大巴山腹地，那里，山高路远、物阜人丰，独特的山川风物、自然传统，形成了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的醇厚乡土文化。我习惯了巴山的气候，和风如絮，初春的田野大块小块的新绿随意地铺。春节一过，遍地金黄的油菜花芳香馥郁，季节的时针不偏不倚指向春天。北京永远不会有巴山“人画小桥烟雨多”的意境和“轻舟春色里”的曼妙，雨水总是弃它而去，春天惦记北京最多的似乎只有风沙。千言万语以干燥、寒冷拒绝人们对生命的热情和生活的憧憬。

浓绿如墨的巴山不到3月已春风初度，春节过后不久的向阳山坡，嫩绿的草芽像绣花针一样顶破丰厚的腐殖土，把大地描绘得绿意盈盈，“桃花红兮李白白”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“琐窗春暮，满地梨花雨”……整个巴山的生命绚烂疯长。4月的巴山更是美不胜收。山前屋后，蜂飞蝶舞，烂漫的山花和着清脆的鸟鸣，巴山的春天生动得让你一生沉醉、一生追随。

我年少时求学求职，南来北往，离开厚实的巴山就像一片孤苦伶仃的秋叶，在陌生的他乡和呼啸的北风中飘荡。倦怠困顿时乡愁四溢，我曾经无数次梦回童年、梦回故乡，梦回魂牵梦绕的巴山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它一直紧紧地抓住我，不许我随波逐流，不许我妄自菲薄，更不许我沉湎堕落……在一个没有想到的时间里重回巴山，现在剩下的，似乎只要慢慢地、淡淡地消磨我离开巴山的忧郁时日。我想，只需巴山春色轻轻抚慰，忧郁的心境就会安宁和恬静起来。

推开窗户，清新空气扑面而来，我用目光接住天空湛蓝的流光。轻问自己，未来还会去哪里，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，我会把春天的脚步停留在巴山，因为，巴山的春天已经留在我的梦里。

（作者简介：冯俊锋，男，四川仪陇人，历史学博士，四川省作协会员。出版有《百年光影的民国记忆》《乡村振兴与中国乡村治理》。）



可登陆网站或扫描二维码
进入中国作协网文学直播间
收看视频
http://video.chinawriter.com.cn
本专刊与中国作协网合办